

天苍苍百年征战
草原苍狼 前赴

包丽英（蒙古族） / 著

开创

成吉思汗 蒙古帝国

帝国

野茫茫三代风流
后继 成就惊天大业



安徽文艺出版社
ANHU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蒙古帝国 I 成吉思汗

包丽英（蒙古族）／著

APG



安徽文艺出版社
ANHU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古帝国 I·成吉思汗: 开创帝国/包丽英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7.3
ISBN 978-7-5396-2610-9

I. 蒙... II. 包... III. 成吉思汗(1162~1227) — 传记
IV. K82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28427号

蒙古帝国 I·成吉思汗: 开创帝国

包丽英 著

策 划: 杨 雯

责任编辑: 秦 雯

出 版: 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381号)

邮政编码: 230063

网 址: www.awpub.com

发 行: 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 本: 710×980 1/16

印 张: 23

字 数: 350,000

版 次: 2007年3月 第1版 2007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6-2610-9

定 价: 28.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印厂调换)



成吉思汗

长生天的颜色 / 代序



我至今记得，发现那本书是在北大图书馆的第一借阅室中。当时，书被摆在第三排书架的一个不很显眼的地方，黄色的封面已经有些发旧。以前，我只读过日本小林高四郎的《成吉思汗》、法国格鲁塞的《马背皇帝》、清朝文学家尹湛纳希的《青史演义》，但我还没有读过一本关于成吉思汗的小说。我怀着新奇将书借了出来，这是我在北大图书馆所借的第一本书，而且，它在不久之后改变了我的生活。

小说通篇将成吉思汗征服世界的动力归结为对女人的征服欲，作者刻画场景和人物对我而言都异常陌生。事实上，那绝不是阿爸一再向我描述的草原、河流，更不是天地间纵马驰骋的我的祖先。不是！我熟悉那种感觉，在我血液中流动了多少年的感觉：遥远的古代，被称作蒙兀室韦的我的先祖圣人化铁熔山，冲破天堑阻隔，率部众走出额尔古涅昆的陡峭山岭。浩浩荡荡的人流，结筏负囊，渡过波涛汹涌的额尔古纳河，向西，一直向西，融入到辽远的蒙古高原，他们在这里生存生活，更从这里走向世界。因此，我的心可以感受到的祖先始终都是草原人，成吉思汗始终都是草原人，他的一生从未摆脱过草原留给他的深深印记。他的成长历程，他的喜怒哀乐，他的爱恨情仇，原本应该像阳光、



像草地、像蓝天一样淳朴、明晰、自然。

但这本小说却从另一个角度打开了我的视野，原来，我们也可以这样解读我的祖先，还原被尘封的历史。

我开始如饥似渴地涉猎一切我能找到的蒙元史料，开始明白为什么许多人并不真正了解那段历史，即使在各类研究成果浩如烟海、文艺作品层出不穷的情况下，蒙古史的繁复、沉重、冗涩仍令许多读者望而却步。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我的内心分明映出一个人不朽的影像，这个人的一生都有许许多多让人迷惑不解的地方。战争中他杀人如麻，内心深处却善良淳朴。他有着政治家、军事家的冷酷无情，却为人光明磊落。他目不识丁，可在草原行将统一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立蒙古文字。

他东征西讨，南攻北伐，从森林环绕的贝加尔湖到流水滔滔的申河，从威海周围的大草原到古老中国的华北平原，到处都有他战马驰骋留下的足迹。

他实行了较为宽松的对外政策。在他的手上完成了草原的统一，为大一统的元朝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他统治的地域横跨欧亚，包括今天的维吾尔、西藏、云南、台湾都在元朝前后成为中国的版图。

他的成功绝非偶然。事实证明，他绝不仅仅是一位军事家，更是一位富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

他生于草原，长于草原，草原人所特有的豪爽奔放的个性使他不经意追求帝王之威。很少有皇帝像他那样，终生不离马背，无论酒色，还是享乐，都严格地加以节制，绝不过度。无与伦比的自制力是他性格中最鲜明的特点，他的是非功过任由后人评说，可有一点谁也无法否认：他是草原铸就的天才！

这个人，就是我心中景仰的祖先。

我决定动笔，用我的吉如合（蒙语，意为“心”）重新书写那段历

史。那一年，我十八岁。我曾渴望做一名化学家，为此，高中毕业时我考取了北京大学化学系。如今，我义无反顾地背离了原定的目标。

写成吉思汗不能避免战争，但只有战争又岂能写尽他的人生传奇？于是，我为自己的作品找到了一个切入点，那就是伴随他一生一世的爱与恨，情与仇。我试图将成吉思汗复杂的内心世界通过一个个人物的陪衬得以刻画和揭示。在所有的人物当中，着墨最多的人物之一是他的长子术赤。术赤的个性鲜明独特，他出生前母亲遭到蔑尔乞的掳掠，身世一直蒙着淡淡的阴影。特殊的身世形成了特殊的性格，术赤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对父爱的渴望体现在行动上却是疏远。身为战神的儿子，他一生东征西伐却厌恶战争，甚至后来宁愿选择客死遥远的花刺子模。他一生的悲剧带给他父汗的是永远的隐痛。成吉思汗是个征服欲和占有欲都很强的人，长子于他却没有归属感，这在他不能不说是一种深切的痛苦。骄傲阻止他向儿子袒露父爱，矛盾中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更加丰满。父子之情作为全书中成吉思汗的一条情感主线，诠释着人物欲罢不能的情怀。

亲情之外，英雄美女，相得益彰。如果抛却国仇家恨，成吉思汗无法不令女人崇拜，于是围绕着成吉思汗出现了许多女人：童年定亲，九年苦苦等待从未变心的翁吉赤惕美人孛儿帖；与他有爱有恨的耶遂、耶珊姐妹；为换取部落免遭杀戮，情愿以身为礼的忽兰；不愿参与许亲骗局与父亲反目离家出走的祺儿……还有他的女儿、他的孙女。书中正是通过描写蒙古女性不能自主的命运和有限的抗争，通过描写她们的情仇爱恨，揭示蒙古军队所向无敌的动力所在。

与许多开国皇帝不同，成吉思汗一生从未大肆杀戮功臣（公然与他分庭抗礼的萨满教主呼克出除外）。他对早期结识的朋友友爱殊深有口皆碑。正是这种知人善任、失信不移，使他将各民族各阶层的优秀人才汇聚麾下。哲别曾是泰亦赤惕部的一名敌将，在蒙古历史上著名的“阔亦田”大战中，他一箭射中成吉思汗的脖颈，几乎置成吉思汗于死地。战后他却投降了成吉思汗，他并没有隐瞒自己所做的一切，成吉思汗欣赏





他的坦率，将他置于左右。哲别后来成了成吉思汗麾下一名百战百胜的将军，西征期间，他率领的远征军连战连捷，创造了蒙军战无不胜的神话。耶律楚材，一位有着高深文化修养和高贵人品的优秀知识分子。尽管与成吉思汗在文化方面存在着鸿沟，却赢得了成吉思汗始终不渝的友情，并被当做“天赐我家”的奇才留给了第二代可汗窝阔台，最终成为蒙古历史上的一代名相……

1227年，成吉思汗在征服西夏的战场上溘然长逝，他的儿孙如他所愿，接过了策马驰骋的长鞭。1229年，成吉思汗三子窝阔台即位。1234年，金国灭亡。次年，窝阔台汗召开忽勒里台大会，决定进行第二次西征，同时确定由术赤之子拔都担任西征军统帅。这支向欧洲挺进的军队只有六万人，却从1236年秋至1242年春相继征服了伏尔加河流域的重镇不里阿耳、钦察和南、北俄罗斯，并在里格尼茨战役中击败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波德联军，进入波兰、匈牙利。接着，拔都亲率大军渡过多瑙河，攻陷格兰城，西欧诸国在恐慌中束手无策。恰在这关键时刻，窝阔台汗病故，半个欧洲因为窝阔台汗的死被上帝拯救。消息传来，拔都当即收起长鞭，掉转马头，回到萨莱城，建立了四大汗国中疆域最为辽阔（东起也儿的石河、西至俄罗斯、北达北极圈附近、南越高加索山）的金帐汗国。

赫赫战功似乎从未令拔都得意忘形，他的宽容、明达、体恤下情为他在新臣民中赢得了“赛因汗”（赛因，蒙古语，“好”、“优秀”的意思）的美称。他可以为了蒙古帝国的利益最终默许与他结怨颇深的堂兄弟贵由（窝阔台汗长子）的即位，也可以为了蒙古帝国的利益力排众议，将四叔拖雷之子推上汗位。他在战争中收获了终生不渝的爱情，更在战争中透支了太多的健康。蒙哥即位时他已不能回到蒙古高原，然而，站在伏尔加河畔遥望东方，他仍然不能不为自己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感到骄傲。

而此时，经历了诸多艰险和波折的蒙哥在鼓乐声中登上汗位。这是成吉思汗家族中又一位有作为的大汗。他恢复了一度被破坏殆尽的帝国

秩序，在短短九年的统治中，开拓疆域，强盛国力，他派胞弟忽必烈征服云南，派另一个胞弟旭烈兀第三次西征建立伊利汗国，西藏亦在他统治期间纳入中国版图。他身后，忽必烈登临汗位，成为元朝的开国皇帝。

四大汗国共同听命于元朝中央政府，元朝的版图东起大海，西达地中海沿岸，北涉极地附近（曾在此驻军7人），南至印度尼西亚。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的十三世纪，世界的版图只有欧亚非三洲，欧洲面积1016万平方公里，亚洲4400万平方公里，非洲3020万平方公里，而事实是当时的非洲并未完全开发，只有埃及君主掌握着北非的一部分，疆域最广北达黎巴嫩，南及尼罗河第四大瀑布，面积也就200万平方公里，元王朝拥有的版图3500万平方公里，占中世纪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二。

统一战争结束后，元王朝在忽必烈的统治下国泰民安、经济强盛、科技发达、军事强大。当时的元大都，商贾云集，各国外交使节频繁往来，拥有一百余万人口的元大都水路、陆路交通发达，货物堆积如山，人民安居乐业，呈现出少有的太平盛世，而这一切的缔造者，正是元世祖忽必烈。

二十年的时光匆匆而过，从初稿时的140万字，到第二稿的120万字、第三稿的104万字，直至第七稿完成的蒙古帝国（90万字）。先后写下的近600万字，仿佛祖先的注视，使我能够无怨无悔地坚持下去。纵或已然过去的历史像划过苍穹的流星，我仍希望能用自己的笔留住那一刻的辉煌。

蒙古人信奉的长生天，颜色是永恒的蓝。草原上的小河是蓝色的，湖泊是蓝色的，蒙古高原是蓝色的，而爱，是永恒的。



目次



长生天的颜色 / 代序	001
第一章	001
草原美人孛儿帖	
第二章	029
月圆有缺时	
第三章	057
凋零的“薰衣草”	
第四章	081
阳光与阴霾	
第五章	105
爱的抉择	
第六章	121
与成吉思汗重逢	
第七章	139
合兰真大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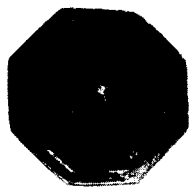
002

成吉思汗第36代长孙女
包丽英作品

- 159 第八章
棋儿的心事
- 175 第九章
青锋剑
- 199 第十章
撒满珍珠的草原
- 221 第十一章
陈兵居庸关
- 249 第十二章
背信弃义
- 273 第十三章
喋血城垣
- 295 第十四章
失落的爱情
- 315 第十五章
我遥远的蒙古高原
- 335 第十六章
灭亡西夏



第一章 草原美人孛儿帖



壹

不儿罕山山前，克鲁伦河河畔。

公元1179年的一个夏日。这一天，不儿罕山从早到晚一直为铅色的阴云笼罩着，有几分沉闷，也多了几分神秘。

夜色渐浓时，一轮皎洁的明月终于冲出了凝滞的云层。

沉闷的暮靄立时变得晴朗了许多。若浓若淡的月色开始漫不经心地洒在草地、河流和蒙古包上，漫不经心地勾勒出一幅静谧的夜景。

就在这时，在轻纱般的昏暗中出现了两个快速游动的身影，这两人好似天外过客一般，一眨眼间就来到不儿罕山前。他们脚步轻灵，穿行于错落各处的蒙古包之间，竟然没有惊动那些听觉敏锐的牧羊犬。待得来到近前，但见二人羽衣黄冠，装束奇特，却原来是草原上难得一见的中原道士。此时，几经跋涉之后，二人虽然脸色憔悴，甚感饥渴，但却依然健步劲走，显然身负较深的武功。两人一壮一少，壮者为一身材高大的中年道士，只见他胸前斜挂两柄长剑，瘦削的脸上—双眼睛精光四射，虽然身处昏暗却也凛然生威。更奇的是，他的背上居然还背着一个熟睡的孩子。在他的身后是一年轻道士，月色之下但见他身材适中，面目清奇，雍贵的气质倒更像一位世家子弟，只是他虽然身无负重，仍只



能勉强跟上中年道士。

他们直奔克鲁伦河而来。尚未及河边，中年道士已感到冷冷水气，他轻轻吐出一个字：“水。”

“还有一个人。”说话的却是他背上的那个孩子。

孩子说得没错，克鲁伦河畔的确是有一人。此刻，那人正盘膝端坐在草地上，好像一尊凝固的雕塑。在静夜里出现这样一个人原本已经让人有些惊讶，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月光居然一点点在他身上汇集起来，直至在他的周身罩上了一层闪烁不定的淡橘色光环。年轻道士急忙垂下眼睑，以为自己窥到了天地灵光，心也怦怦乱跳起来。

当他再抬起头时，光环已然消失，只剩下一个凝然不动的魁伟背影如岩石般矗立，显现出一种恒定和气势。

孩子挣扎着从中年道士的身后滑落下来，随手摘下一个盛水的钵盂，向河边飞跑过去。可是，此时吸引他的已不是克鲁伦河清澈的河水，而是那个奇怪的“雕像”。他在河边蹲下来，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雕像”，许久，他用维吾尔语轻声问：“你是人吗？”

“雕像”动了动。孩子看到了一张无法形容却终生不能忘怀的脸，幼小的心灵升起了一种天真的崇拜。“你是人吗？”他继续问，用的却是契丹语。

“雕像”微笑了。这是一位很年轻的牧人。他听不懂孩子的话，不过看出孩子是赶过远路的。他走向孩子，从他手中接过钵盂，舀了满满一钵盂水，“喝吧。”然后用表情说。孩子没有急着喝水，而是回头向他的同伴招手：“师父，师兄，快来啊。”

牧人回头注视两位外乡人。年轻道士立刻被两道深邃的目光所吸引，尽管他学道多年已有很高的定力，却仿佛无法自拔。一时之间，他竟有点痴了。

被称作师父的中年道士以痛饮来催促两位徒弟不要耽搁。喝完后他们又将随身的牛皮水袋灌满，准备上路。孩子边走边向那位奇特的牧人招手，也不管他能否听懂，执著地说：“除了我师父、师兄，你是我见

过的最不一般的人。别忘了我们，我叫瑞奇峰，西辽人，他们是我的师父青松道长和师兄石抹重辰。等我长大了，说不定会来找你。你叫什么名字？”

年轻牧人依然微笑着。他并不知道孩子在说什么，但他能感受到一种期待的眼神。他缓慢地举起手，向孩子挥了挥。

牧人的身影逐渐模糊。当月光下碎银一般的克鲁伦河完全退隐进无际的黑暗中时，中年道士蓦然回首，一张因久历风霜而冷肃的脸亦骤然而变——多年前，他应蒙古部的忽图赤大汗之邀参加一个孩子的隆重的人篮仪式时，曾听过一个神奇的传说，而此刻，他突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联想。他不由得喃喃自语，声音低沉却充满敬畏：“传说十多年前，漠北草原出现了一个手握赤血块出生的孩子，莫非此人就是他？”

是的，是他。这个年轻牧人就是传说中的那个孩子、许多年后名震世界的成吉思汗，而此刻，他的名字叫铁木真。

贰

两匹白马沿着捕鱼儿湖（贝尔湖）迤迳而行。一路行来，由于一直没有见到人烟，年少的骑手开始焦躁起来：“大哥，还要走多久才能到啊？”

“别勒古台，你累了？”铁木真心不在焉地问。

“不累。我是着急，我想快点看到新嫂嫂，看她长得美不美。”

铁木真的心中蓦然掠过一丝奇怪的不安。他倒不担心成人后的孛儿帖是否美丽，他所担心的是，9年的时间是否已让一切物是人非。

毕竟，9年是段不短的时光。

9年前，也速该巴特（巴特：贵族称号，英雄之意）带着长子铁木真，到素以美女如云闻名于草原各部的翁吉亦惕部求亲。途中，铁木真射下一只鹰隼，碰巧被翁吉亦惕部贵族德薛禅（薛禅：贵族称号，智者





之意)见到,铁木真的神力和精准的箭术使德薛禅大为惊奇。经过一番攀谈,德薛禅很快知道了也速该的来意,因他久慕也速该威名,又钟爱铁木真俊朗聪慧,遂竭力邀请也速该父子到自己营地稍事休息。本来,在翁吉亦惕部,德薛禅就是出了名的热情好客,为了欢迎也速该父子,他特意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并要夫人胡坛和爱女孛儿帖前来作陪。10岁的孛儿帖梳着整齐的发辮,穿着一件粉色的蒙古袍,看起来就像开在草原上的一朵娇小艳丽的鲜花。童心无忌,两个孩子很快便在一起玩耍说笑起来,显得格外亲近。德薛禅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主动提出愿将爱女许给铁木真。也速该原本早有此心,遂欣然应允。亲事既定,按照蒙古族的风俗,铁木真需要暂时在岳父家生活一段时间,也速该于是独自返回。没想到就在返回途中,也速该遭世代为仇的塔塔尔人毒杀。从此,失去庇护的孤儿寡母遭到部众的无情离弃,在草原上过着四处漂泊、居无定所的生活。

父亲去世那一年,铁木真只有9岁,他的二弟合撒尔7岁,异母弟别勒古台6岁,四弟合赤温5岁,五弟帖木格3岁,还有一个妹妹尚在襁褓之中……

“大哥,你怎么不说话?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铁木真收回思绪,默默地看着弟弟,“我们应该先找个人问问清楚。”

“到哪儿找人?这个地方连个羊腿都不见……噢,那边真还过来了一个人。”

铁木真顺着别勒古台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一匹通体乌黑的骏马在草原上狂奔,离他们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不好!铁木真心中暗惊。“别勒古台,你待在这里别动。”他一边叮嘱一边催开了坐骑。没容别勒古台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铁木真已向黑马迎头冲去。就在马头相错的瞬间,铁木真双脚离镫,以一种快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向后滑落,接着又在空中拧过身来,从一侧稳稳地扣住了惊马的口环。整个过程如兔起鹘落,一气呵成,别勒古台看得眼花

寮乱。

惊马“突突”打着响鼻，四蹄腾动，似要摆脱突来的控制。铁木真借着冲力向前滑动了几步，便稳稳地定在了地上，任凭惊马如何挣扎，他都纹丝不动。几番较量，惊马终于温驯地垂下了头，心甘情愿地服输了。

铁木真松开马嚼子，长长地吁了口气。直到这时他才发现，马背上还坐着一位少女，惊马如此狂奔，真难为她竟没摔下来。

“姑娘，没事了。”他爱怜地拍了拍马脖子。

少女却好似呆了一般，一双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面如白纸。

“姑娘，没事了，下来走动走动吧。”

少女这回听懂了。强烈的惊悸与后怕，使她眼前一黑栽下马去。铁木真眼疾手快，一把接住了她：“别勒古台，酒。”

几口酒下去，少女的脸上慢慢浮出血色。过了一会儿她睁开了眼睛，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抱着她的铁木真的脸。“我怎么了？”她懵懵懂懂地问。

“你的马惊了。现在，你感觉好些了吗？”

“我头晕、恶心，我……”少女猛然意识到自己还躺在一位陌生男人的怀里，不由得羞红了脸，挣扎着站起身来。

铁木真牵过少女的马，那马一副做错事的样子，胆怯地垂着头。

“上马吧，我可以送你一程。”

“不，不！”少女满脸张皇，“这马我说什么也不骑了，我走着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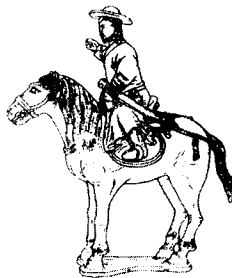
铁木真又是好笑又是怜惜地打量了少女几眼，有那么片刻，他暗自惊诧少女的清丽：“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

“我叫玉苏，家在前面不远。大哥你们呢，是过路的还是找人？”

“找人。”

“可以告诉我找谁吗？或许我认识。”

“德薛禅。”





“你找李儿帖姐姐的阿爸呀——太巧了！这样吧，你跟我走，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你认识李儿帖？”

“在我们这里，有谁不认识李儿帖姐姐呢？大哥，你别多问了，我保证给你一个惊喜。”

玉苏仍旧不敢单独骑马，铁木真急着赶路，只好让她坐在自己身后。天近晌午时，他们来到一个地方，这里人很多，你来我往的，显然人们正在为一场即将举行的婚礼忙碌着。玉苏跟主人打了招呼，好客的主人暂且将远道来的客人安置在一棵树下席地而坐。不多时，一位身着素色衣衫的姑娘亲自为铁木真兄弟送上了马奶酒。

四目相对的一刹那，铁木真不觉呆住了。他看到了谁？为什么他的心跳会加快、嘴里会发苦？他并不认识这位姑娘，却又似乎有点熟悉，只见她身段苗条灵巧，皮肤象牙般洁白细腻。尤其是她的眼睛，仿佛缀在天幕上的启明星，眼波明亮而温柔。姑娘的出现，像秋月黯淡了星光，像春泉冷落了群芳……她究竟是谁？但愿她不是李儿帖——但愿她就是李儿帖！

姑娘的目光也滑过一丝疑讶。是什么促使她一定要走近些看看他的脸？是那支骤然拨响在她心间的《神鹰曲》，还是年少时就已熟悉的等待和梦想？她不知道，她只知道从她第一眼看到他起，就想走近好好看看他的脸，看看他的目光……

“李儿帖，快来啊！”那边有人在叫，姑娘答应了一声就要离去，临走前特意转身又看了铁木真一眼。铁木真此时早已站起，目光中仿佛燃烧着两团火：“李儿帖，真的是你吗？”李儿帖的眼中顿时盈满了泪水，一个刻骨铭心的名字就在她红润的双唇间颤动。

“李儿帖！”铁木真竭力克制住内心的激动，温和地说，“我正准备去看望你和先生。”

多么熟识的称呼！9年来朝思暮想，长生天真的给她送来了他。李儿帖再也顾不上众目睽睽，任凭泪水滚滚落下：“铁木真……”